

蘇聯貨幣論簡明教程

卡茲洛夫作
朱紹文譯

中華書局印行

Г. А. Ковлов
Советские деньги

卡茲子天作
朱紹文譯

蘇
聯
貨
幣
論
簡
明
教
程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譯者序

蘇聯經濟學家貨幣理論的權威G·卡滋洛夫在我國已經不是一頓很生疏的名字，他的一九三三年為蘇聯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編纂的「貨幣信用論」第一卷「資本主義篇」，已經有我國的翻譯本（光明書局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提綱」（解放社）也廣泛地流傳於我國各地。現在譯者所譯出的是相當於他所編纂的「貨幣信用論」的第二卷「社會主義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蘇聯貨幣論」（Советские деньги）中的第九章和附錄的理論部分。「貨幣信用論」第一卷「資本主義篇」是由七位知名的經濟學家G·卡滋洛夫、F·莫洛佐夫、M·沙華古希金、N·戴葉曼斯太因、K·孔姆斯、Z·阿特拉斯、A·愛葉戴瑪朗特等所共同執筆的。所以譯者相信這第二卷「社會主義篇」的「蘇聯貨幣論」必也是共同創造的成果。

該書原文計分九章和附錄，部聯貨幣流通速度及流通必需量的理論和方法」而成，其中三分之二的部分，是敘述蘇聯貨幣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過程中的史的開展，三分之一是對蘇聯貨幣之理論的闡明，這本小冊子就是該書的理論部分。

在譯者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工作單位的領導方面，對譯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和勉勵，向

長春鐵路局借到「滿鐵」不公開的日文譯本，這應該特別提出致謝的，同時對長春鐵路局的友誼也覺得十分寶貴。最後吳清友兄給譯者許多幫助和指示，在這裏特別致謝。

本書的譯文蒙黃元彬先生和宮廷璋兄給我許多助言，是譯者所十分感謝的。不過本書是在譯者研究蘇聯盧布管理的過程中，倉促之間譯出，錯誤自所難免，幸祈各方予以指正。

譯者 於人民首都北京

著者序

斯大林同志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經驗，以具有絕大價值的新的理論武器，即一個共產主義勝利可能的學說，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共產主義社會還必須要有國家的存在的理論，把我們武裝了起來。

斯大林同志發展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說，並指示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態和機能，有兩個不同的主要的發展階段。

他說：在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表面上好像似與以前的國家的機能相似，但在本質上却完全具有不同性質的機能；它是具有新的經濟——組織的機能與文化——教育的機能。

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階段上，上述的機能還不能有正規的發展的機會，到了第二階段的場合，國防的機能是完全還維持着，不過軍事上鎮壓國內的機能却消滅了，因此，經濟——組織的機能乃開始完成其充分的發達。於是這種經濟——組織的機能與文化——教育的機能，乃成為我國內的國家的基本任務。

蘇維埃國家一結束了十月革命，即開始經濟——組織的機能方面的工作，將資產階級經濟的各種工具（貨幣即其中之一）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使它服務於社會主義。

因此，貨幣的性質在本質上完全發生了變化，隨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的機能之發達，爲實現這個機能而有用處的各種工具和手段就具有特顯著的意義。於是，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之蘇維埃貨幣，它的意義就被提高到新的更高一階段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道：貨幣要直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完成爲止，爲了作爲實現經濟——組織的機能，它是始終必須存在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國家有計畫的指導國民經濟的整個發展行程，於是對貨幣的態度完全是新的而且與過去先進各國的場合在基本原則上完全不相同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貨幣是具有彈壓大多數被剝削人民的機能，而沒有經濟——組織的機能。

「經濟本來就與資本主義國家毫無關係，經濟又不在國家的手中，毋寧相反的，國家是被掌握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手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爲了宣傳貨幣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產物，宣傳資產階級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的「萬能者」，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戰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這方面的思想，「組織了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就是它最初的表現。因此，在資產階級世界對「貨幣名目說」發出了狂熱的歡呼，對「貨幣國定說」國爲

是獲得了「成功」。

對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貨幣流通方面的各種手法，以降低工人實際工資的事實，貨幣國定說的硬裝理論絲毫不能有所說明。

貨幣不是國家的創造物，貨幣是商品經濟盲目發展的結果。在最初大的社會分工實行的階段，由於社會勞動之矛盾的發展而引起了貨幣的發生。

貨幣在五、六千年前就發生了的。在數千年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貨幣自身也發達了，它的機能也發達而更加複雜。

在貨幣的本來的機能上——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加上了新的機能，於是貨幣採取了光輝燦爛的黃金姿態，作為本來的貨幣而出現。此後儲藏的機能發達了，接着又是支付手段機能的發達。逐漸世界市場形成，作為世界貨幣的機能也就發達了。由於各種機能發達的結果，貨幣就產生了各種各樣新的存在形態。例如，流通手段，從本來的金屬片的形態而發展到鑄貨的形態，更發達到紙幣表記的形態。所謂貨幣機能的發達，它所表示的是商品經濟的矛盾更加發展。這證明了貨幣決不是對商品經濟中賦與調和作用的工具，而是在擴大商品經濟矛盾的基礎上，創造出進一步發展它的各種條件。

對每個生產者之貨幣的權力，市場的權力逐漸地轉變為資本的權力。

由於資本的發達引起了信用制度的實施，自然發生地形成了新貨幣形態之「信用貨幣」。於是利用節約金屬這社會的要求，而產生了一團新的占取一部份剩餘價值的剝削者。

貨幣的具體的存在形態是悠長歷史的發展的結果。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各式各樣的貨幣形態相互地並存着，有信用貨幣，有紙幣，有具有完全價值的金屬貨幣，也有不具有完全價值的金屬貨幣在流通。

表面上，好像資產階級國家對於制定貨幣流通制度，即是使那一種種類的貨幣可以流通，它與黃金（資本主義經濟唯一現實的貨幣）間之聯系如何，以及貨幣流通額應該多少等問題，有其全權的樣子。然而實際並不然。資產階級國家所實際能做到的祇是決定價值尺度——貨幣單位，承認有關銀行券之金保證制度的法律，利用銀行和印刷所來發行紙幣。資產階級國家能够做到上述的事情，然而對於這種法律和方式所發生的結果，却毫無干涉的權力。價值尺度的變更，「鑄幣之質的改惡」，或者移轉紙幣的發行，引起了自然發生的物價之反動，而不得不使發行的貨幣量之名目額與實際流通所必要的金量趨向一致。

資產階級國家對銀行券流通的統制力也是受到限制的。資產階級的國家祇能做到規定若干成份的黃金應該存在銀行的地下室來作為發行銀行券的準備。然而國家却無力禁止創造銀行券以外的信用貨幣，國家無力免除恐慌。當交易在現實上要求兌換，黃金保證應該大顯身

手的時候，黃金保證事實上却不發生作用。因為國家所規定的一切的規準，不問國家承認不承認，實際上是等於具文。在這種場合，國家的干涉只是最易強化貨幣恐慌的力量。馬克思已經指出銀行家們爲了偏狹的自己本位利益的立場，爲提高利率而利用銀行券的保證制度。

現在較之過往任何時期都要利害，金融寡頭政治爲了自己金融而利用國家機構。

金融寡頭政治對旨目的進行事物加以干涉，不但未能使國民經濟的行程具有計畫性，却相反地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這種干涉反使得貨幣恐慌發生特殊的病態，促進由經濟恐慌所招致的經濟破產之直接結果的本位幣之貶值，且更加使它尖銳化。『在股份有限公司破產之後接着就是本位幣的貶值』，斯大林同志說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五四頁）。本位幣的貶值，決非如資產階級理論家所想像的，是資產階級國家「自由意志」的結果，而是資本公司企業之大量破產和國庫破產（法西斯國家）之直接結果。

本位幣的貶值給予金融寡頭政治一種機會，來爲了自己金融，爲了降低工人實際工資和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新的市場起見，廣泛地利用貨幣發行的機會。

單純的社會主義者們提案說爲要根絕剝削，所以要廢止貨幣。他們把貨幣和資本的概念混淆了。他們沒有理解：不廢止商品生產，又何能廢止貨幣呢？！現在的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社

會主義者們，他們抱一種有調節的貨幣流通的幻想，而想來擁護現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制度的各種「優點」。他們想隱藏了對大衆之苛刻的剝削掠奪，而想由國家創造出超階級的貨幣流通之調節作用的幻想。他們錯把金融寡頭政治之自己金融認爲是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移行，認爲這是「銀行的社會化」。

資產階級國家實際上對貨幣流通不可能作出計畫予以調節的。資產階級國家是祇有附於盲目性法則的尾巴。

貨幣不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創造物，貨幣流通的法則雖然被資產階級維爲其自己利益而利用了，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却不能支配這個法則。資產階級國家對貨幣流通之干涉祇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十月革命以後，勞動工人階級專政，樹立了新型的國家，貨幣也從資產階級的工具轉變爲工人階級的工具。因此，貨幣與貨幣制度在本質上就與資本主義的完全不同。貨幣在她的悠久的歷史上是盲目性的存在，而今却是計畫經濟的工具。所以，國家對貨幣的態度在基本上也就不同。

共產主義社會建設上具有決定的力量的蘇維埃國家，根據列寧——斯大林的貨幣理論，很成功地利用了貨幣作爲對資本主義分子鬥爭和勝利的工具，利用了貨幣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的

工具，作爲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工具。

這種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貨幣功能，把它的機能發達成爲一種特殊的蘇維埃貨幣的機能。貨幣的這新的性質表示了貨幣流通的新的法則，創設了前古未聞的完全嶄新的貨幣制度。

其所以能够很成功地利用貨幣爲社會主義而服務，完全要歸功於列寧——斯大林研究了勞動工人階級專政下貨幣問題的結果。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者——列寧和斯大林，他們沒有停止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的指示，他們爲了解決共產主義建設途上的各種具體的實踐的課題，而進一步改造和發展了馬、恩的理論。

列寧根據社會主義建設起初數年的經驗，就告訴我們貨幣在爲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是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斯大林更發展了這列寧的命題，而樹立了有科學根據的渾然的體系的蘇維埃貨幣理論。他研究了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之集體化的改造鬥爭中，貨幣和貨幣的槓桿所具有的作用，他研究了在社會主義時代以及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完成的鬥爭期中，貨幣的功用及其意義。他闡明了蘇維埃貨幣制度之新的本質上的特徵，蘇維埃貨幣之保證的特殊性質，從而發現了蘇維埃貨幣流通的特殊法則。

他從作爲完成二個階段中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的機能之手段的觀點來研究了貨

幣問題。

在敘述列寧——斯大林的蘇維埃貨幣論，我們須得明瞭這個理論的歷史的背景，同時由這個理論，所給我們解決了的最重要的實踐上的各種課題。

蘇聯貨幣論簡明教程 目錄

譯者序

著者序

第一章	社會主義社會中貨幣的必要與本質	一五
第二章	社會主義社會中貨幣的機能	三七
第三章	蘇維埃貨幣制度	六八
第四章	貨幣流通計畫化	八五
第五章	蘇維埃貨幣制度的優點	一〇一
第六章	結論	一〇六
附錄一	蘇聯貨幣流通速度及流通必需量的理論與方法	一一五
附錄二	論鞏固蘇維埃盧布價值	一五八

蘇聯貨幣論簡明教程

第一章 社會主義社會中貨幣的必要與本質

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完全證實了馬列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貨幣仍是不可缺少的，在轉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貨幣也具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把貨幣作為工人階級專政的工具而且能運用得如此成功，這是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貨幣理論的結果。

許多改良主義者們解釋馬、恩的貨幣理論時，總想抹殺它的革命本質，例如希法丁、林納之流，他們總認為貨幣是與階級關係毫不相干的形式的面積的東西。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貨幣，是把現實的許多矛盾抽象去之後的某種東西，是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設定一種調和關係的工具，同時改良主義者們把貨幣看做一種使資本主義計劃化成為可能的手段。

可是，馬、恩的貨幣理論，不過是他們分析資本主義運動法則的一般革命理論中的一部份，馬、恩的經濟學說主要是在闡明商品經濟與貨幣流通之間的各種矛盾，如何在自身的發展中產生了資本主義。

貨幣的權力產生了資本的權力。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再三強調貨幣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對資產階級有着它被做爲工具的意義。貨幣並不是排除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的，而毋寧是在新的基礎上造出擴大基本矛盾的許多條件。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因此而認爲貨幣可以與資本相混同，當然也不能像小資產階級小市民的社會主義者所幻想的那樣，認爲廢絕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應從貨幣的廢止開始。

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尤其對貨幣的對階級的作用作了更進一步的鑽研。

列寧在反駁民粹派所寫的「俄國資本主義發達史」中，明白地指出了貨幣如何地成爲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發展的工具，貨幣經濟發展的結果，商品生產者們不可避免的分裂爲貧窮人與有錢人，貨幣在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的條件下，是盲目發展的經濟社會的最重要的裝置，通過它價值法則才發生作用的一種裝置。換句話說：即是貨幣在商品生產者們的背後，作爲計算社會的勞動的一種手段，貨幣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是一種社會的力量，是剝削和壓制的工具。

列寧並沒有僅止於研究從單純商品經濟轉到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貨幣的作用。他還闡明了資本主義最高的發展階段——即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分析了帝國主義時期下的貨幣的作